

京华烟云 (下)

Moment in Peking

林语堂

张振玉译

Lin yu tang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京华烟云（下）

林语堂／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京华烟云 (上、下): 全2册 / 林语堂著; 张振玉译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04-3532-4

I. ①京… II. ①林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071号

京华烟云 (上、下)

作 者: 林语堂

译 者: 张振玉

责任编辑: 黄 倩 冀 晖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530千字 印张: 23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532-4

定 价: 5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 录

CONTENTS

献 词 / 1

著者序 / 2

译者序 / 3

关于《京华烟云》 / 10

上卷 道家女儿

第一章 后花园主埋珠宝 北京城人避兵灾 / 3

第二章 遇乱兵骨肉失散 贴告白路途寻人 / 17

第三章 曾大人途中救命 姚小姐绝处得生 / 29

第四章 沐恩光木兰入私塾 探亲戚曼娘交新朋 / 46

第五章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父贤达淑女富才情 / 64

第六章 长舌妇恃恩行无状 贫家女倾慕富家郎 / 72

第七章 平亚染疾良医束手 曼娘探病曾府栖身 / 83

第八章 病榻前情深肠空断 绝望中徒祈幻成真 / 103

第九章 拜天地孤独不成偶 入洞房凄凉又辛酸 / 115

第十章 马祖婆呼风唤雨 牛大人作势装腔 / 130

第十一章 训纨绔姚思安教子 食黏粽曾平亚丧生 / 139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二章 北京城人间福地 富贵家神仙生活 / 147
- 第十三章 乐郊游喜姚孔相遇 谈教育倡男女求学 / 156
- 第十四章 为钱别曼娘设宴 苦离别银屏伤怀 / 174
- 第十五章 沐书香寒门出才俊 别美婢纨绔痛出洋 / 190
- 第十六章 遇风雨富商庇寒士 开蟹宴姚府庆中秋 / 200
- 第十七章 听命运木兰订婚 逃圈套银屏出走 / 219
- 第十八章 离香港体仁回北京 隐陋巷银屏迎故主 / 229
- 第十九章 公子哥儿话时尚 莫愁妹子展辩才 / 239
- 第二十章 终身有托莫愁订婚 亲子被夺银屏自缢 / 251
- 第二十一章 木兰出嫁妆奁堆珠宝 素云吃醋唇舌逞毒锋 / 274

中卷 庭园悲剧

- 第二十二章 施干才姚木兰管家主事 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 / 297
- 第二十三章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曾府燕居适性娱情 / 312
- 第二十四章 体仁向善华妓从商 木兰生子暗香遇救 / 328
- 第二十五章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势劣妇交娼优 / 338
- 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 / 351
- 第二十七章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/ 372
- 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 / 383
- 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肉陈妈寻爱子 / 396
- 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 / 408
- 第三十一章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 / 421
- 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 / 439
- 第三十三章 论中西辜老发奇论 悟签文玉女溺荷池 / 455
- 第三十四章 利欲熏心王府探宝 职责已尽四海云游 / 478

目 录

CONTENTS

下卷 秋季歌声

- 第三十五章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 / 495
- 第三十六章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爱国游行青少年遭殃 / 516
- 第三十七章 姚木兰痛悼爱女 孔立夫横遭拘囚 / 536
- 第三十八章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入虎穴木兰救立夫 / 551
- 第三十九章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姚老归来木兰南迁 / 572
- 第四十章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贤父女知釜底抽薪 / 595
- 第四十一章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病榻缠绵木兰探父 / 619
- 第四十二章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 / 633
- 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/ 649
- 第四十四章 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 / 668
- 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 / 681

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

次年春天，姚家迁入了新居。因为原住的房子还没有认真想办法处理，冯舅爷说他和一家人先住着。那时候儿，女儿红玉之外，他只有两个儿子，房子他住着实在太太。因为不想分租，就请立夫一家人来同住。搬来住当然不要付房租，他们在四川会馆住的时候儿也是不付房租的。这样请立夫的母亲来住，不像是施恩惠于她，反倒像请求她赏光。因为姚先生不肯把房子租给生人，难道她和儿子女儿不来帮着看守房子吗？冯舅爷去说：他常常到南方去做生意，他太太住那么大房子，心里怕，立夫若去，就有了个大帮手。这么说，孔太太和立夫才答应搬去住。

姚家是在三月二十五那天迁入了新住宅。那栋大花园住宅若再叫旧名字，当然不适宜，姚先生起了个新名字，叫“静宜园”。木兰原本起了几个一个字的名字，如“和园”“幽园”“朴园”。都是援用过去名园的名字，用一个字以代表一个整套的哲学。但是父亲认为他自己起的名字较为适宜，既不夸张，也不徒富诗意而失真实，致有矫揉造作的毛病，如“半亩园”便是。而且“宜”字是一个好字，表示与身份相当的意思，并且也表示顺乎自己的本性品格之意。起名字表示家居之安适，而不在诗意的隐遁。他这种想法，让两姐妹心悦诚服。姚先生于是自称“静宜园主”。他请人刻了个“静宜园主”的印，又刻了一个印，上面是“桃云小憩闲人”，在不太正式而更为诗意的时候儿用。不过，北京的老住户，仍然叫那王府为“王府花园儿”。

四月十五，姚先生大宴亲友，庆贺乔迁。木兰对荪亚说：“不知道莺

莺会不会来。我想看看她。”

“她当然会来。你想那类女人还怕我们这种正式人家的妇女吗？”

木兰又转向暗香说：“我希望你也去。你会不相信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花园儿里有一栋房子叫‘暗香斋’，和你的名字一样。你说怪不怪？”

暗香显着有点儿吃惊。她现在觉得给木兰做事非常快乐，不过有些以前的回忆现在还没有消失。有时候儿，人家突然说句话，她的身体会颤抖，那是由于担心自己做错了事。若是她偶尔空闲一下儿，赶巧木兰来了，她就会立刻拿起点儿东西来，装作忙着做事。木兰不喜欢那种样子。告诉她空闲着没有什么不对，不要怕自己空闲，但是她会呈现吃惊状，抬头望着，直到看见木兰微笑，她才会镇静下去。她看得出锦儿和木兰说话时从容自若的样子，但是她却难以模仿。

刚才木兰告诉她“暗香斋”的事，她听了说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王爷的书房会叫‘暗香斋’。”

木兰说：“这并不是个普通的名字。这两个字是来自一首梅花诗。那个书斋正对着一个梅园，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吧？”

“我想暗香这个暗不是个好字，我没听见别的女孩子叫过。我觉得这是‘坏运气’的意思，别人给我起这个名字是故意咒我的。”

木兰大笑。荪亚说：“这是个上等漂亮的名字。”

说也奇怪，暗香对自己名字的优越感，居然引起她看法的改变。她不再以为自己老是佩戴着一个耻辱的标志，并且她的命永远笼罩在阴历月末那荫蔽的月光之下，她再不那么想了。

木兰和荪亚准备好要去参加宴会，先到母亲屋里去看看，见曼娘的母亲虽然已经穿好衣裳，但仍然坚持要留在家里看家。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：桂姐因为小产之后，身体不好，不能去。凤凰正给曾太太梳头，素云和曼娘在屋里坐着，就要出发。这时曾太太低着头问了一声：“谁在家里看家呢？香薇只能在屋里陪着桂姐呀。”

凤凰说：“您若让我看家，我就在家吧。”

素云说：“让孙伯母看家吧。”

别人若说这种话，或这话不是这么个说法，当然可以当是粗心大意。

可是素云以前就说过曼娘她母亲的坏话，其中有一次说她无家可归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次曼娘再按捺不住怒气。

她追问说：“别人都去，为什么偏我妈非看家不可？谁应当去，谁不应当去，应当由太太决定才是。”

正在这个骨节儿，曼娘的母亲走进了屋来。曼娘站起身来说：“妈，咱们没接到请帖，干什么也穿好衣裳要去呢？”

曼娘的母亲没说话，当时吓呆了。曾太太见曼娘突然发了脾气，也感到吃惊，赶紧说：“您千万别错想。我是问谁在家陪着桂姐，也同时看着家。凤凰说她愿意。后来素云出主意说要您在家，我想她心里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她不应多嘴。素云，我想你应当向孙伯母赔个礼才是。”

素云又要说话，曼娘的母亲说：“太太，我在您这儿是个客位，从来没抱怨过什么，因为您和表兄一直待我和曼娘非常之好。我们是穷人，我女儿也不能跟您的二儿媳、三儿媳相比。不过，虽然我是在您府上做客，我可不是无家可归。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才和她住在一块儿。”

曾太太说：“谁说您无家可归呢？”

曼娘怒冲冲地说：“当然有人说过，还说我不应当收养个义子。人家若愿收养一百个儿子，也可以，只要自己高兴。收养的儿子就不是儿子吗？你难道要叫寡妇生儿子吗？”

这时候儿，木兰和玆亚走进屋来，正听见曼娘连珠炮般向对方指责的话，听来又觉得好笑。

曾太太问：“什么人会说这种话？”

曼娘说：“一定有人说过。不然，我和我妈也不会听见。”

素云说：“我从来就没说孙伯母无家可归，倘若我说有人无家可归，也不一定就是指的她。我才没有工夫想谁有家谁没有家呢。”

曾太太说：“孙太太，您要原谅我们。若是我二儿媳对您说过什么失礼的话，我替她向您道歉。至于素云你，今天我亲自听见你说了。即使你不是心有所指，你那么说算对吗？”

素云说：“留在家里不去又有什么稀奇？我愿在家看家。”

曾太太说：“不要。凤凰在家好了。你一定要去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亲家母，

不要听孩子们乱吵。您若不肯去，我可也不去。”

木兰已经听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并且看见曼娘已经快流出眼泪来。她也很恼素云，但是知道自己今天是主人，不能搅散这次宴会。所以勉强抑制着说：“妈，您若准我做主人的说几句话，那我是一定要请孙伯母去的。孙伯母，您必须赏我这个面子。您不去，那我会认为您不承认我是曼娘的最好的朋友。再者，今天宴会上都是至亲好友。第一，您是祖母的侄女儿；第二，您是父亲的表妹；第三，您是我的伯母。您若不到，我们宴会上的客人就不齐全了。”

经亚刚刚进来，正好听见木兰说话，摸不清楚说的是怎么回事。曾先生在另一间屋里都听到了，因为是女人之间的争论，当然由太太去管。现在他儿子也到了。桂姐正躺在床上，让他去调解，使大家平息下来。

他进去说：“经亚、荪亚，妯娌之间有点儿女争吵是家里难免的。做丈夫的应当压制她们。不然，妯娌之间的争吵会变成兄弟之间的争吵，那就是一家要破败了。我不许你们谁再提这件事。”接着转过去向孙太太说：“别听孩子们乱说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别把这些放在心上。”

结果是凤凰和香薇在家陪着桂姐，因为有孩子，锦儿和暗香跟着去。

出门儿之前，素云向她丈夫说：“你站在一旁看着你太太受人欺负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你听见木兰那张利嘴了吧。”

经亚反驳她说：“为什么你自己不开口？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想说话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呀。”

“跟这种乡下的蠢婆娘吵架，真是背运！”

“你又乱说，叫人听见怎么办？”

“她本来就是乡下的蠢婆娘……好吧，你帮你的亲戚说话，我只好向着我自己。今天若不是为了莺莺，我才不去呢。”

经亚说：“咱们得顾点儿面子，守点儿规矩才好。”

曾府一行来到姚家新宅邸，大概是十一点半，因为在家吵嘴，到得稍迟。阿非和红玉正在花园大门前等着，因为红玉随同父母到得早，为的是帮忙招待客人。阿非现在已经十六岁，穿着西服，看来很英俊。因为家庭环境幸福，深受父母姐妹的疼爱，所以活泼可喜，态度大方，不过，

也是像别的孩子一样，总是静不下来。红玉就烦他这一方面，因为她厌恶乱吵乱闹，但是，纵然如此，她和阿非在一起，总是觉得快乐。虽然她比阿非小一岁，但是智慧比他开得早。所以对这个青梅竹马的朋友，已经怀有一份痴情。她虽然觉得阿非太孩子气，但并不因此对他的痴情而稍减。

那天姚家让客人由后门进入，而不由向南开的大门，这是木兰的主意。因为那些正厅都聚集在前门一带，渐渐向北伸展，有人造的小溪和池塘迤迤蜿蜒，穿过走廊、小桥、亭台，而进入一个广大的果园。虽然有几个入口，可是由靠西北的门看，可以直接看见桃园的景色，可以看见一畦一畦的白菜、一个水井。房屋的顶脊则隐藏在树木之后，朱红的阳台和绚丽的梁椽在绿荫之间隐约可见。从后门进去之后，犹如进入了农家，迂徐进入，渐至南边的建筑。西北边的门由木兰改称为“桃云小憩”，因为在春天园中桃花盛放，红艳如云霞。

大家走得很慢，因为每个人都随在老祖母后面。老祖母由石竹和雪花搀扶着走。老祖母，现在真是很老了，因为驼背，人也渐渐显得矮小，但是虽然是老迈之年，步态却没减慢。大家不用忙，因为桃花正在盛开，而且桃树种类很多，有野桃树、青桃树、蜜桃树。其中还有些别的果木树，如梅、杏、山里红，都已经长出了绿苞。

老祖母说：“今年春天来得早。平常桃树开花儿是在三月下旬。现在我知道这个地方儿为什么叫‘桃云小憩’了。”

曼娘说：“我原以为云彩像桃红，但现在才知道桃花是红若云霞了。”

穿过了桃园，她们进入了“友耕亭”。友耕亭是个八角形的建筑，坐落在那条蜿蜒的小溪的末端，由此顺着小溪的一个长廊，通到南边的房子。亭子下面停着一条小舟。在老祖母悠闲地漫步而行时，曾先生、曾太太和那些年轻人在后面走走停停，看走廊一边墙上的灰石嵌板。上面刻的是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二十四景。再往前几十步，便是一个朱红栏杆的木桥，那座桥仿佛是把全桃园的大结构做一个收束。立在桥上，看见那条小溪汇而为池。在南端大约四十尺宽，池畔有一水榭，上面有露台，台上座位环绕周围，水榭的基础一部分在陆地，一部分伸入水中，上面有一木匾，匾上刻有三个石绿颜色的字，是“洄水榭”。几个女用人正在水榭上忙着做事，姚先生正在上面坐着，等着接待客人。水榭的左右，树木掩映，翠荫如盖，

走廊在树荫中时隐时现，一直通到水榭。

木兰的父亲由水榭下来，走到长廊的中间去欢迎来客，大家随同他走上水榭去。这个水榭当初设计就是要面对池塘小桥，远望一片田园景色，正好夏天作为宴饮雅集之所。在南边木隔的房间里，镶嵌着四片一丈高的大理石板，上面刻的是明朝董其昌的字。里面有几张镶嵌花纹的乌木桌子，上面摆着形状正方上端向外开敞的景泰蓝茶壶茶碗，这种质料图形显得古雅而豪华。罗东的儿子已经离开原来的主人，同她妻子青霞到姚家来做事。现在他正由几个女仆帮着，在水榭里照顾客人的茶水。因为珊瑚和莫愁正在里面指挥仆人做事，这时没在水榭里。

木兰的母亲走上前来，老祖母向她道乔迁之喜。姚太太的白头发和整个的外貌，显示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人，有大福气也无法享受了。老祖母需要歇息，年轻人散开，坐在凉台的座位上。

阿非喊道：“看荷叶动呢！下面一定有鱼过。”

荷叶浮在水面上，正像浅绿色的群月浮在深绿的天空，但由于树叶浓密，颜色更深暗了。这时在绿叶的周围有小水泡冒上来。靠近岸边漂浮的绿藻，使水显得浅绿而微黄，池子中央蓝天的倒影和水色相混，成为宝石蓝的颜色。

莫愁现在出来向客人行礼问候。老祖母说：“过来！我老没看见你了。已经长了这么高！”莫愁静静地走过去。祖母攥住她的手，拉她坐在怀里。莫愁自然遵命坐下，但不敢把身体的重量完全放在老太太身上。因为她现在已经二十几岁，完全成长了，这样儿她觉得很难为情。她那雪白丰满的手从相当短的袖子里伸出来，就好像生来是为抱婴儿或拿针绣花儿的，或拿盘子拿锅的，有少女不可以言喻的成熟之美，正适于做妻子做母亲了。

老祖母伸出有皱纹的手指头捏莫愁的脸蛋儿，她说：“这么个漂亮孩子！可惜我儿子少给我生个孙子，不然一定要你做我的孙子媳妇儿。”每个人都笑起来，莫愁简直快要羞死了。

曼娘说：“桂姐若是在这儿，她一定说老祖宗太贪心。说老祖宗要了姚家的一个女儿，还不满意！”

老祖母回答说：“俗语不是说人越老越贪吗？你们可是要相信我这两只老眼！手长得这么好的小姐，谁家娶了谁家走运。”

因为莫愁不能老是费力假装着坐在老祖母的怀里，她现在站了起来。

曾太太想恭维姚太太，于是说：“祖母的话说得并不过分。有一个年轻能干的儿媳妇像兰儿，从我手里把家里的事情接过去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从现在起，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他们年轻人的手里。我有这个福气，应当谢谢我这位儿媳妇的父母才是。”

木兰的母亲说：“兰儿若知道孝顺公婆，我就满意了。但求公婆对她要多加管教，可别宠着她。”

木兰说：“我想咱们应当用‘桃云小憩’作为经常出入的门才好。”这引起了姐妹之间一场争辩。

莫愁说：“不行！那么人要走一百多码才到客厅。下雨天，又有泥，太不方便。”

木兰说：“不是有一条砖路吗？天若下雨，不更有雨中佳趣吗？在门房儿可以经常放几件蓑衣。妈妈若是要走南边的旁门儿，也还可以开着呀。”

莫愁说：“我知道你要把渔翁的蓑衣披在你的丝绸旗袍儿上，你喜爱那个样子。那虽然也美，但是有点儿怪。”

木兰说：“我不在乎。那有什么关系？”

荪亚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她是妙想天开呢。”

阿非说：“这问题就在于你是要始于豪华而止于淳朴，或是要始于淳朴而止于豪华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说得不错。我很懂二姐的意思。她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掩藏豪华于无形，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。但是我想以豪华为表，却以淳朴自然为里，岂不更好？你若让人由后门出后门入，幽静就破坏无余了。”

长辈听着年轻人辩论。姚先生认为，在这一件事上，莫愁比木兰更为深沉。

但是木兰继续说：“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好。由后面往里走究竟还好，可以由远处看见房子，渐走渐近。因为咱们地方广阔，就应当享受这种广阔。不要像贫穷人家，一进了大门，再一迈步就走进了客厅。再者，你若不利用这种空旷，就会一直忽略，把它弃而不用了。”

这时，荪亚喊说：“看！他们来了！”大家往桥那边看，看见立夫和他母亲和妹妹从长廊上走来。阿非飞跑去迎接。环儿现在十八岁，衣裳穿

得像当时的女学生一样，一件红紫色的短夹大衣紧扣在腰以下，黑长裤，高跟鞋。立夫挽着母亲的胳膊，母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亲爱，在曾家、在姚家都是看不到的。

立夫穿着灰蓝哔叽大褂儿。他立刻上前向老祖母和其他长辈行礼问好，然后过来和荪亚、木兰说话。他看见了一件事实，几乎都无法相信。那就是眼前有一位少妇，自从生了孩子之后，却丝毫没有丧失青春的美丽，肉皮儿还是那么细嫩，眼角还是依旧丰盈光润，仿佛生理上从未发生什么变化，那就是木兰。立夫走进之后，莫愁微微一笑就走开了。那时新式的未婚夫妇见面，因为对新社会的风俗还没有习惯，仍然感到局促不安。莫愁并不是天性害羞，而且一向大方，立夫到她家早已感到自然，但是在此大庭广众之间，她还是愿意保持一点儿矜持含蓄。

木兰对立夫说：“我们刚才正讨论进来走哪个门好。你觉得走哪个门，南边儿的正门，还是你刚才进来的后门儿？”

立夫问：“谁和谁辩论？”

木兰说：“妹妹和我。”

荪亚插嘴说：“不要告诉他谁赞成走哪个门！”

立夫说：“噢，我知道。木兰你认为走‘桃云小憩’好，她认为走南边儿正门好。”

阿非喊道：“妙哇！”

荪亚问：“你以为如何？”

立夫回答说：“下雨天，我走前门。晴天，走‘桃云小憩’。”

这时红玉大笑，觉得立夫真了不起。阿非要开木兰的玩笑，于是说：“难道晴天的时候儿没有人走前门，下雨天就没有人走后门儿吗？”

立夫抗议说：“怎么回事儿？我是来接受你们考试的吗？当然没有那样的疯子。”

木兰说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阿非说：“你说二姐喜爱走后门儿吧？”

“我是说她不论晴雨，都喜爱走后门儿，并不是说只在雨天才喜爱走后门儿啊。”

木兰心满意足，面露微笑，而莫愁则颇以立夫的聪明而自得。

设计精巧的花园一定有一连串隐秘之处，出乎人的意料，使人感到惊奇。每一转折都费人疑猜，每一个门都引人入胜。在大家从一个门穿过之后，忽然发现站的地方分隔南北各半，南边名为“蜃楼”，供演戏之用，台子下是一片平地，用以防伶人跌落水中，小溪在西面围绕，在戏台前面东西向蜿蜒流过，有四十尺远近。

木兰把暗香拉近她身边，指向池塘对面一个厅堂说：“那就是‘暗香斋’。”

暗香把小孩子放在地上立着，自己立在那儿看那栋房子，简直无法相信。甚至在大家离开之后，她还立在那儿纹丝儿不动，呆呆地站着，穿过一个花格子的门，在春日的阳光中，望着一带梅林。

木兰最后很温和地叫她：“来吧。咱们以后再看。”

暗香咬着嘴唇，抱起孩子跟过去。走近北边儿，她们看见红玉单独在那儿站着，正向远处瞭望，望得那么出神，竟会没有理会她们。木兰忽然想到，红玉已然是十五岁的大女孩子了。在远处，阿非和丽莲正在桥那边亭子里说话。

木兰问：“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

红玉回答说：“他说他去等牛怀瑜。走吧。咱们跟别人走吧。”

他们在铺砌的小径上走去，旁边是从生的矮树。穿过假山中一条崎岖蜿蜒的小径之后，他们到了“自省堂”。这是一栋相当宽大的住房，由花格子隔扇分为若干小间，隔扇上糊着青绿色的纱，每一小间仿佛壁橱形状，称为“碧纱橱”，既像特别加大的床，又像个缩小的一间屋子，由木格子窗子所隐藏，为绿纱所掩映，冬暖而夏凉，墙上装有橱子，可以放矮几、茶具、香炉、水烟袋等物。在所有这些房屋之中，这一栋坐落最靠后，最接近花园的后面。由里往外向南看，正面对一片池塘，但是为山石树木所遮蔽，似乎与全部住宅隔断而远离人境。南边是一条石头子儿所铺的小路，由一段白墙阻断，墙上有一个像古钱状的圆窗子，由弯曲的陶瓦所砌成，分成若干窗格，穿过窗格往外望，只能看到外面的果树山石的断片而已。东西墙上有一个胆瓶状的侧门儿，通到另外的庭院。这时姚先生说他们最

好往南走，到“暗香斋”去。

他们走上一段大石头台阶，到了一个小丘的顶上，在上面稍平的地方立着一段化石树皮，有十二尺高。旁边有一棵松树，枝柯俯下伸展，仿佛伸向山石小树以外的水塘一样。房子相距甚近，因此立在这里只望见弧形的屋脊，但是往西，可以看见楼状的戏台在池塘上伸出。附近石头上刻着“夕照”，在此可以看落日。他们正在看，一只鲜绿的翠鸟由一棵树里飞出来，在池塘上一掠而去，引动水面上涟漪荡漾，搅碎了水中一片碧蓝的天空。

他们由高处往下走，往西转，进入一条走廊，这段走廊犹如一座小桥，因为下面小溪通过，折向南去。这条狭窄的走廊上，安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窗，面向池塘。走廊通到一个宽广的大厅，大厅之外也有一条带窗的走廊，有三十尺长，正对着戏台，显然充当座位，供王爷和家人在此看戏之用。砖墙只有下面两尺高，窗子可以在看戏时拆下来。戏台伸入水中的那一部分，被垂下的树枝所遮蔽，戏台的基地是巉岩的石头，所以戏台就犹如自水上浮起的空中楼阁，因此戏台的匾上写的是“蜃楼”这两个字。从大厅的走廊上可以望见，一段短短的石头台阶，往下伸入水中。这片景色中唯一破坏此地风光之美而令人觉得俗气的，是在戏台正前面水池之中浮起的一个仙童的泥像，仙童手中举着一个立轴，上面写着“吉祥如意”四个字。

曾先生说：“这个地方设计得颇具匠心。听管弦之声自水面而来，越发可喜。”

这时木兰听见水对面传来的笑声，笑声之中竟有微波荡漾之音。戏台的西面，一条船的前端渐渐出现，随后就看见阿非和丽莲的红绿身形，他俩正把船划近前来。水的碧绿光彩照在他们的脸上。丽莲笑得好开心。

祖母喊道：“多么叫人高兴呀！”

姚太太说：“这园子里有水，孩子们玩儿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”于是向他们喊说，“小心点儿！”

阿非喊说：“没关系。船是新修好的。”

木兰叫道：“我以为你们还等牛家呢。”

阿非回答说：“他们还没来。他们来的时候儿，我让他们坐船到前面去。”

他已经把船划到走廊边儿上，红玉很焦急，向他喊道：“二哥，你要